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五一八回 審淫婦戴氏據口供 治姦夫高飛處罪刑

且說施公填了屍格，將人眾帶回驛館。升了公座，將高飛帶到面前，大喝道：「汝這狗頭還有何說？此乃彰明昭著之案，這具屍骸汝可認得麼？再不承招，便用大刑拷問了。」高飛已是開口不得，過了半晌言道：「小人才方稟明，用的那個長工，是在三〇歲以外；今看這屍骸，已是四〇上下，而且他面目模糊，從何辨認？若說鄔三，此人早回川去，何至死於此處？這分明另是一案，投在小人的水塘，這個屍骸污穢，已是挽回不來，不能無辜再受這冤屈！」施公聽了怒道：「你這廝倒會強辯！左右，先將他重打四〇，然後用大刑拷問。」兩旁一聲答應，拖倒下來，如數打畢；施公只得向何路通耳邊說了許多言語，隨即起身退後，命人將高飛帶入縣衙。何路通領命出來，先將鄉保喚到面前，問道：「汝知這高飛家內向有何人？左右鄰舍做何生理？就此趕速前去，將他家小帶來回話。」鄉保答應下來，真個是到了高家，如鷹啄兔，早將高飛的妻子並一個六歲的女兒，帶至驛站。施公先命人將所用的大刑全行伺候。升了公座，將人犯提上，問道：「汝這婦人可住在高飛家內麼？本院知你有了冤情，特為你丈夫申冤，你可情願麼？」施公此言，正是前來詐她。

那女子只是為高飛申冤，會錯了意兒。當時在下面稟道：「大人恩典，小婦人丈夫實在冤枉！」施公道：「汝既是冤枉，且將高飛如何害你丈夫，從實說來，本院自可減等。汝是何方人氏？娘家姓甚名誰？」只聽下面稟道：「小婦人娘家姓戴，丈夫即是高飛，現為仇家暗害，將死屍送入咱家水塘裡面，蒙大人將丈夫提案，欲問根由，其實不知此事。」施公聽了喝道：「汝這無恥潑婦，在這本院面前尚自抵賴。汝丈夫早已言明，汝乃鄔三之妻，與他奸合，謀死親夫，汝還信口胡賴？本院執法如山，不將汝這淫賤的婦人問出口供，那無頭的案件還能審麼？左右，先將這淫婦叉入油鍋，烹他的手腳，看他供與不供！」

施公一聲，兩邊差官兵役如狼似虎的一般，早將戴氏拿下。

頃刻之間，火油鼎沸，赤焰的如火蛇相似；兩個差官，將戴氏雙腳提住，搭在鍋邊上面，專等施公再喝一聲，便向裡邊丟下。戴氏見了這樣情形，早嚇得心驚膽戰，高聲哭道：「大人饒命！小婦人情願實供。」施公見她肯認這事，當時命人放下道：「汝這賤婦從快說來，怎樣將鄔三害死？」戴氏到了此時，欲不說，眼見人下油鍋，立刻沒命；若欲說出與高飛那樣恩情，頃刻定了死罪。當時欲言又止，半晌無言。施公見她又欲抵賴，罵道：「本院尚未鬆刑，便又如此狡猾，左右，速將他又入鍋內！」戴氏聽了此言，不覺失聲哭道：「這事小婦人雖聞其事，實是高飛有心謀害。鄔三本是四川人氏，〇五歲逃難至此，在前莊王家飯店做了伙計。二〇歲娶了小婦人為妻。

那時高飛亦在店中執役，見小婦人有幾分姿色，多方勾引，騙誘成奸。向鄔三說道：『為人執役，無所了局。咱們家內有幾畝薄田，咱們自耕自種，免得受人家使喚。』鄔三是異方人氏，聽了此言，豈有不應？因此到了他家，因慕成奸，因奸成妒，遂起謀害之意。不料鄔三命該逢絕，這日忽然思念家鄉，欲與小婦人回轉四川，回歸故里。高飛聽了此言，哪裡忍耐得住？

暗與小婦人商量，等他動身之時，前兩日將左鄰右舍請到家中，代他餞行。到了臨行日期，故意送他一程，出了本莊，便將他結果了性命；又恐事後發作，特將一個石磨擱在後心，推入塘內，就此與小婦人做為夫婦。後過了一二年間，說他杳無音信，便彰明昭著嫁他為妻。不期鄔三冤魂不散，復向大人面前告了陰狀。此乃小婦人的實供，求大人開一線之恩，饒我性命！」

施公聽畢，命沛縣招房寫了一個口供，使戴氏畫供，然後將她送入城內，收入女牢；復行將高飛提出，問出實情，施公便判了秋審施刑，斬首抵罪。擱了一夜，次日絕早起程，直向沂州進發。

單說張七當日下了山頭，提了樸刀，直向沂州進發。他本是單身獨馬，適值夜色又好，他便連夜趕行。忽然後面一聲響亮，燈球一顯，四百兒郎排於兩面，撓鈎火把向前撲來。張七見了好生笑道：「老爺是強盜的祖宗，並不知是這樣的規矩，難怪當日劫掠客商，一經手便可得利，原來有如此的凶勇。」

當時四下圍了上來，只是不敢動手，命一個頭目匆匆的去飛報上山。隔了一會，只見一人，單身舞動單刀，飛奔而來；到了山下，劈面見了張七，罵道：「汝這該死的匹夫，還不丟黃金買路。」張七將他一望，也知他是個會手，登時怒道：「無知強寇，敢出此言，不要走，看刀！」說著，舉手一刀，對面砍去。

那人見張七來得凶勇，趕將單刀架住，用了個丹鳳朝陽式，還手一刀，向咽喉刺下。張七毫不在意，順手隔了開去。你來我往，殺了有〇數個回合。

張七一心趕路，虛砍一刀，轉身就走，口內說道：「俺張七往沂州去有事，改日回來，與汝戰個你死我活。」那人見他收兵要走，趕急上前攔道：「汝這人到沂州何干？莫非也投那琅琊山王朗麼？」張七聽他說出「王朗」二字，其中顯有別故，也就止步答道：「俺乃捉王朗之人，豈肯前去投他？」那人聽了詫異。忙道：「汝這人姓甚名誰，為何欲捉王朗？」張七見他來問，不禁笑答道：「汝問俺的名姓，說來也該知道，某乃綠林的老輩，鳳凰嶺張七是也！」那人聽了此言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忙道：「咱道是誰？原來老英雄到此，小可多多得罪。」

但是前往沂州，還因有人拜請？抑是與王朗有隙？且請說明，俾小可知道。」張七見此人細問根由，只得止步答道：「汝問俺則甚？且將汝名姓道來，老夫自然相告。」那人聽了此言，只得對張七說道：「王朗此樓，乃某等之過也！在下姓雲名虎，排行第二，那飛雲子就是俺的兄弟。只因萬君召奔赴潼關，請俺三弟，彼時因施不全是個賊官，不肯隨去，一時之憤，竟將樓圖竊去，奔走四方，滿想到了淮安，將施不全結果了性命。

誰知一路而來，口碑載道，沿路百姓無不歌功頌德，說他是個清官。咱反追悔從前不當如此，這明是王朗這強盜暗害他性命。可知琥珀夜光杯乃是皇家的寶物，過了欽限，賊賊兩無，豈不獲了重咎？而且他這齊星樓，只有俺三弟照著樓圖可以前去攻破。現在此圖既在俺身上，雖然有心交付三弟，奈因無顏見面；又恐萬君召等人笑俺反覆，以至欲行不果，故在此胡混。

老英雄既來此地，敢煩將此樓圖帶去，交與普潤和尚，好與三弟大破高樓，為國家出力，俺就此便回轉潼關了。」張七聽了此言，自是喜出望外。當即同雲虎上了山頭，一同入寨。到了聚義廳，雲虎便請他上座，命嚙兵取過面水，奉了清茶。廚下已備了酒饌，當時擺了筵席，為張七接風。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